

十五

丛书

原儒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十力丛书

熊十力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儒 / 熊十力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3

(十力丛书)

ISBN 978-7-5325-9104-6

I. ①原… II. ①熊… III. ①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8495 号

原儒

熊十力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3.75 插页 2 字数 287,000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978-7-5325-9104-6

B·1092 定价: 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十力丛书”出版缘起

大约在 2006 年，我动念想出版熊十力先生的书，遂与熊先生后人联系。其时我不过是初入出版界的资浅编辑，没想到万承厚女士欣然慨允，给予我极大的信任。万女士为此事咨询王元化先生，元化先生又委托时任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的王为松先生主持出版事宜，事情很快落实，由当时我所在的世纪文景公司与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

熊十力先生的曾孙女熊明心博士参与了丛书的编校工作，现代新儒家的传人罗义俊先生担任丛书的学术顾问。罗先生不顾久病体弱，亲自参与审稿或复校。王元化先生则将旧文中有关熊先生的片段连缀成《读熊十力札记》以代丛书序，并在前面写了一段引言，据说这是王先生亲撰的最后文字。丛书自 2007 年 8 月起陆续出版，历时两年，而王先生于 2008 年 5 月去世，未及见到丛书出齐。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万女士也于今年仙逝。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上海书店出版社再版“十力丛书”，因记其始末。新版“十力丛书”改正了不少初版未校出的错讹和不当的标点，将初版遗漏的《论六经》与《中国历史讲话》《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等合为一册，《熊十力论学书札》增补了若干新发现的书信，“十力丛书”庶几完备焉。

当时为初版所撰“出版说明”，仍录于下：

1947 年门人刘虎生、周通旦等于熊先生家乡谋印先生著作，名之曰“十力丛书”。盖先生亲定名焉。丛书原拟印先生前期主要著作，因

精力不继，仅印出《新唯识论》语体本及《十力语要》各千部。先生晚年自筹付印《与友人论张江陵》《原儒》《体用论》《乾坤衍》诸书，亦以十力丛书为名，显见先生续成之意。然亦止成数百部以便保存而已。今汇集出版先生前后期主要著作，成为一完整系列，仍决定沿用“十力丛书”之名，亦为完成先生夙愿云。

本丛书编辑体例如下：

一、采用简体横排，以广流传。

二、以原始或原校较精之版本为底本，并参考其他版本点校。

三、依熊先生原文之句读，重施标点。通假字保留；异体字酌改为通行字；凡显系手民误植者，径改不出校记。

四、引文约引、节引或文字与出典稍有出入处，一般保持原貌；与出典差异较大者，予以说明。引文或正文少数遗漏的内容有必要补出者，补入文字加[]。原版个别无法辨识的文字以□示之。

补记：《新唯识论》立“翕闢成变”之义，系熊十力哲学的重要概念，为尊重故，丛书中与此相关的“闢”字不简化成“辟”，而写作“闢”。另外适当照顾作者的用字习惯，如“执著”之“著”熊先生习惯写成“着”，古印度论师世亲之兄，熊先生也写作“无着”，今亦仍其旧。

刘海滨

2018年12月5日

题 记

本书上下二卷，作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此次以一九五六年上海龙门书局印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版本点校。

原儒再印记

《原儒》书成，只印二百部储存。欲俟五六年内，《易经新疏》《周官经检论》写定，方可聚而公之于世，此余之本愿也。故下卷初秋印就，犹未作发行计。不意秋后，忽患脑空，脑闪似极亏乏而不安，时以手抚摸，不得运思，不耐看书，吾时呼脑空。今夏，沪上酷热，报载为百年来所未有。余方念及《易疏》，种种思想，自由活动于脑际不可抑止，未几而疾作矣。心脏病复厉。余自度来日无多，遂决定以《原儒》再印发行。冬来脑空患稍减，而心脏病似少转机。汉儒卢植欲著礼书而竟不就，余今之厄，适与彼同。此亦无可奈何，安之而已。《大易》之道，通内圣外王而一贯，广大如天地无不覆载，变通如四时迁运无穷。大哉《易》乎！斯为义海。《周官经》乃春秋拨乱之制，所以为太平世开辟洪基，其化源在礼乐。乐本和而忘人我，仁也；礼主序而人我有别，然治人必先治我，义也。礼乐修而仁义行，万物齐畅其性，方是太平之鸿休，人道之极盛。若其制度，则依于均与联之两大原理。且先言均。均者平也。自然界可谓平乎？天险不可升，地险不可通，不平极矣。惟人克尽人能，人能见《易大传》。铁轨敷山，潜艇入海，而地失其险；飞机翔空，而天失其险。如是，则天地皆除其大不平，而底于平矣。人事之不平远过于自然，贫富智愚强弱种

种区别，富夺贫，智欺愚，强侵弱，不平惨状无可形容。老子故有“天地不仁”之叹也。若非改制、更化，消除其不均不平而归于均平，人道之惨，其有止息之一日乎？次言联。人群涣散，各自私而不相为谋。既导之以建立新制，必勉之以互相联比，比者，互相亲辅义。弘其天地一体之量，天地一体，晚周惠子语。方可登人类于康衢。故均与联相辅而行也。均平之制本乎人情之公，联比之法本乎人性之正。故领导人群者，虽不能无机权，要当以仁义为本。《周官》崇礼乐之化，其旨深远极矣！余于《大易》《周官》二经怀无量义，惜乎衰病，不堪作述，后有达者，倘成吾志，余亦可无憾耳。《原儒》初次印数极少；今虽再印而始以行世，当以此次为初版。又初次印存之上卷，稍有错误及遗字处，此次悉改正。夏历丙申年仲冬，公元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吉日，漆园老人记于上海淮海中路苍莽之楼。

原 儒 序

本书分上下卷。上卷《原学统》《原外王》，下卷《原内圣》。

《原学统篇》约分三段：一、上推孔子所承乎泰古以来圣明之绪而集大成，开内圣外王一贯之鸿宗。二、论定晚周诸子百家以逮宋、明诸师与佛氏之旨归，而折中于至圣。《史记·孔子世家》赞称孔子为至圣。后世因之。三、审定六经真伪。悉举西汉以来二千余年间，家法之墨守，今古文之聚讼，汉、宋之嚣争，一概屏除弗顾。独从汉人所传来之六经，穷治其窜乱，严核其流变，求复孔子真面目，而儒学之统始定。

《原外王篇》以《大易》《春秋》《礼运》《周官》四经，融会贯穿，犹见圣人数往知来，为万世开太平之大道。格物之学所以究治化之具，仁义礼乐所以端治化之原。天地万物同体之爱，仁也。博爱有所不能通，则必因物随事而制其宜，宜之谓义。义者，仁之权也，权而得宜，方是义。义不违于仁也。老子曰“失仁而后义”，此不仁之言耳。失仁焉得有义乎？其流为申、韩非偶然也。乐本和，仁也；礼主序，义也。《春秋》崇仁义以通三世之变，《周官经》以礼乐为法制之原，《易大传》以知物、备物、成物、化裁变通乎万物，为大道所由济。《大传》曰“知周乎万物”，曰“备物致用”，曰“曲成万物”及化裁变通云云，《原外王篇》释之已详。夫物理不明，则无由开物成务。《礼运》演《春秋》大道之旨，与

《易大传》知周乎万物诸义，须合参始得。圣学，道器一贯，大本大用具备，诚哉万世永赖，无可弃也！本书言仁义礼乐，其辞皆散见。欲作《周官疏辨》更详之。

《原内圣篇》约分三段，从开端至谈天人为第一段，谈心物为第二段，总论孔子之人生思想与宇宙论而特详于《大易》是为第三段，《原儒》以此终焉。《原内圣篇》皆是发《大易》之蕴，不独第三段文也，乃至《原外王篇》亦莫非根据《易》道，故第三段只云特详。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此《中庸》赞圣之辞，非真于圣学洞彻渊奥者，莫能言也。内圣外王大备之鸿规。本体现象不二，遗现象而求本体，是宗教之迷也。道器不二，道者本体之目，器谓物质宇宙。准上可知。天人不二，天者道之异名，是人生之大原也。人生与其所由生之大原不二，正如众沚与其所由生之大海水，不可析为二也。心物不二，心物，本实体流行之两方面。理欲不二，后儒严于天理、人欲之分。朱子“人欲尽净，天理流行”之说，乃理学诸儒所共宗也，然非孔子之旨。动静不二，动而不乱，是动亦静也；静而不滞，是静亦动也，大化流行之妙如是。人生不可屏动而求静，亦未可器动而失静。知行不二，《中庸》言修学之方，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此阳明子“知行合一”之论所祖也。《春秋》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理论不践之于行事，则其理论空浮而无实，佛云戏论是也。德慧知识不二，正智无迷妄，与道德合一，故云德慧。通常所云知识，未足语此，而圣学则启导人深造乎知识即德慧之地。成己成物不二。治心、养心之道，是成己之实基也；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乃至位天地，育万物，是成物之极致也。人心与天地万物，本通为一体。故圣学非是遗天地万物而徒返求诸心，遂谓之学也。故字至此为句。治心者，治其僻执小己之私，去迷妄之根也；养心者，充养其本心天然之明，而不遗物以沦于虚。不遗物以沦于虚，故穷物理，尽物性，极乎裁成辅相位育之盛。故成己成物是一事，非可遗天地万物而徒为明心之学也。成己成物，是人人所应自勉之本分事。三篇之文，其要旨可略言者，提控如上。余所不能

详者，学者自求之六经可也。上卷以甲午春，起草于北京什刹海寓庐，中秋脱稿。约十五万余字。余始来海上，依吾儿居止。寓上海闸北青云路。乙未，以上卷稿印存百部。是年秋季，始起草下卷，今岁夏初脱稿。约十五万字。印存如前。从来治国学者，惟考核之业，少招浮议，至于义理之言，不遭覆瓿，即是非纷至。余造《原儒》，宗经申义，言所欲言，上酬先圣，他非所计。老子不云乎：“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夏历丙申，立秋日。公历一九五六年八月七日漆园老人序于沪西寓舍。

上卷初出，因评及孝治论，颇有议者。殊不知，纲常之教本君主所利用以自护之具，与孔子《论语》言孝，纯就至性至情不容已处，以导人者，本迥乎不同。中国皇帝专制之悠长，实赖纲常教义，深入人心。此为论汉以后文化学术者，所万不可忽也。纲常为帝者利用，正是凿伤孝弟，今犹不悟可乎？余谈历史事实，与毁孝何关？人类一日存在，即孝德自然不容毁也。十力附记。

目录

题记 / 1

原儒再印记 / 1

原儒序 / 1

上卷

绪言第一 / 3

原学统第二 / 17

原外王第三 / 102

下卷

原内圣第四 / 187

附录 / 329

上 卷

绪言第一

余年三十五，始专力于国学，实为哲学思想方面。上下数千年间颇涉诸宗，尤于儒佛用心深细。窃叹佛玄而诞，儒大而正，佛氏上驰于玄，然玄者实之玄也，游玄而离实，则虚拟耳。此意，难与佛之徒言。从来名士好佛者必抑儒，非惟不知儒，实未知佛耳。卒归本儒家《大易》。批判佛法，援入于儒，遂造《新论》。《新唯识论》省称《新论》。他处仿此。更拟撰两书，为《新论》羽翼。曰《量论》，量者知义，见《因明大疏》。量论犹云知识论。曰《大易广传》。两书若成，儒学规模始粗备。余怀此志，历年良久。向学已晚，成学迟而且孤。汪大绅自叹“学既成而日孤也”，大绅有卓识，独惜其未能超宋、明而上追洙、泗，未尽其才也。然《三录》在宋、明学中，规模较阔。

自四十五十以至七十之年，长厄于疾，又经国难，先后草创《新论》二本。文言本及语体本。最近乃就语体本删为定本，了此一段心事。《量论》早有端绪，原拟为二篇：曰《比量篇》，比量，见中译因明书。量犹知也。比者比度，含有推求、简择等义。吾人理智依据实测而作推求，其所得之知曰比量。此与因明不全符，只从宽泛解释。曰《证量篇》。证者知也。然此知字之义极深微，与平常所用知识一词绝不同旨。略言之，吾人固有炯然昭明离诸杂染之本心，其自明自了，是为默然内证。孔子谓之默识，佛氏说为证量。而此证量，无有能所与内外同异等

等虚妄分别相，是造乎无对之境也。

《比量篇》复分上下。上篇论辨物正辞，实测以坚其据，实测者，即由感觉亲感摄实物，而得测知其物。《荀子·正名篇》所谓五官簿之云云亦此义。此与辩证唯物论之反映说亦相通。推理以尽其用。若无实测可据而逞臆推演，鲜不堕于虚妄。此学者所宜谨也。

辨物正辞之学始于《易》《春秋》，而二经传记亡失殆尽，鲜可稽。据汉初司马谈言，六艺经传以千万数，《易》《春秋》为群经所宗。而《易》尤尊于《春秋》。孔门三千七十之徒，其为《易》《春秋》传记以记述与发挥师说者必不可胜数，惜乎吕秦、刘汉之际毁绝无余。晚周名学有单篇碎义可考者，《荀子·正名》、墨氏《墨辨》、《公孙龙》残帙及《庄子》偶存惠施义。韩非有综核名实之谈，此其较著也。诸家名学思想皆宗主《春秋》，大要以为正辞必先辨物。《春秋繁露》曰：“《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震石则后其五，《僖公十六年传》：闻其殒然，实也。视之则石，察之则五。言退鹄则先其六，《僖公十六年传》孔丛子平原君曰：至精之说可得闻乎？答曰：其说皆取之经传。《春秋》记六鹄退飞，睹之则六，察之则鹄。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五石六鹄之辞是也。”五石六鹄之辞，据五官所感。《荀子·正名篇》言五官能簿记物象，如画师写实，正申《春秋》义。据此，《春秋》正辞之学，归本辨物。后来荀卿乃至墨翟等家皆演《春秋》之绪，以切近于群理治道，实事求是为归。从诸家孤篇残帙中考之，其宗趣犹可见也。孤篇如《荀子·正名》，残帙如《墨辨》等。宗趣犹云主旨。荀卿为七十子余裔无待论。墨子曰：“夫辨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案即掌握自然规律之谓。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详此所云，不谓为《春秋》之嫡嗣得乎？惟至惠施、公孙龙，似已趋近玄虚。而惠施能明于《易》，要非公孙之侔矣。明季傅青主独称道公孙，当名理衰绝二千数百年而有斯识，不得不惊其巨眼，然青主犹未能究宣其义。近自章

太炎以来颇有引述庄子、惠施诸条加以训释，要皆章句之技耳。夫治古学者，贵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而复验之于物理人事，辨其然否。循其真是处而精吾之思，博学于文，古者以自然现象谓之文。人事亦曰人文，故博文为格物之功，非只以读书为博学也。曲畅旁通，推而广之。创明大义，得其一贯。孔子以述为作，道在斯也。名学倡于中国最早，诸家坠绪犹有可寻。余在抗日战前颇思作述，无何中原沦陷，急遽奔蜀，嘉州寇弹焚吾积稿，予念灰矣。旧业中弛，今衰难理。

下篇论穷神知化。神者，不测之称，所以形容变化之妙。穷神知化，见《易·系辞传》。吾人如本诸一般日常经验的知识以测物，必有如是与不如是之分。如是，犹云如此；不如是，犹云反乎此者。申言之，即于一切物皆作固定相想，相者相状。后皆准知。作各各离异相想。今试深进而体察一切物，则知凡物皆属变动不居之过程，都无固定相，亦无各各离异相。一切物刹那刹那，变化密移，方其如是即已不如是，如是与不如是相反而相俱，相俱者，相反而实相成。盖莫得而分焉。如言物生，而当其生之一刹那顷却已即灭；如言灭已，而次刹那紧续前刹已有新生，是则生灭二相都不决定，亦互不相离异。例如麦禾并非以其初生时名生，亦非以其灰烬已尽名灭，实则麦禾从其由种生芽，由芽成禾，以迄灰烬垂尽，其中间所经历之长岁月中确是刹那刹那，才生即灭，才灭即生，未尝有一刹那顷守其故。麦禾经过无量转变，每一刹那顷新故推移皆无固定相可得，诡异至极。麦禾如是，凡物准知。然则变化之道，非通辩证法固不可得而明矣。大地上凡有高深文化之国，其发明辩证法最早者莫有如中国。羲皇画卦在洪荒期，岂不奇哉！辩证一辞并非始于外方。《广雅》：“辩，变也。”《易·坤卦·文言》：“犹辩之不早辩也。”《荀》本辩作变，古以辩字与变字互通，最有深意。辩本有对，而必归和同。宇宙间变化之道亦犹是。辩证语源极可玩。

余尝言，宇宙论中此云宇宙是广义，即通本体与现象而言。无对与有对